

香港DJ上海Disco，他們隨雙城舞池起落半世紀

80年代，夜場熱鬧，當時年輕人哪捨得走？



Disco

Andrew Bull

香港曾經是座不夜城。黃子華的棟篤笑用「7-11主義」形容90年代香港的娛樂之多，由黃昏下班到翌日清晨可以無間斷直落。70年代末起，Disco、酒吧、「Noon D」（午間 Disco）等娛樂主導年青人的消遣，亦催生了一批 DJ，他們不但在不夜城中每晚獻技，有些人更曾經與上海結緣，成為最早一批改革開放年代，把種種娛樂文化帶到上海的人。

香港 DJ 教父 Andrew Bull 大半生先後在香港、上海發展事業，他形容香港影響了大陸，大陸又會影響香港，漸漸兩者產生了 crossover。DJ Tommy 年輕時是第一個到上海駐場的香港 DJ，輾轉成為另類老上海；DJ Thomas 在上海短暫的日子，目睹六四事件前夕的光景；DJ Hyphen 是後起之秀，試著要在愈加數碼化的年代找到自身定位。

香港、上海雙城映對，數十年後各有起落。也許你們的父母，曾在他們的派對中認識。

80年代，香港不夜城

來自英國的 Andrew Bull 是香港 DJ 界教父級的存在，上世紀70年代因為父親工作關係而來港，14歲仗著1米9的身高，混入半島酒店的「The Scene」當 DJ，而越戰美軍來港休假時帶來美國白人與黑人音樂文化，深深影響了他。



Andrew Bull Canton Disco Noon D

70年代，香港的本地音樂文化主要從外國而來。1972年 Bee Gees 來港演出之前，香港已湧現不少華人樂隊寫英文歌，唱英文歌。時值越戰，美軍在越南戰場服役3個月又死不去，通常會到香港放假，半島酒店的「The Scene」和尖沙咀漢口道的「Yellow Submarine」是當時美軍最愛去的地方。

1985年，Andrew 在海港城四期開設「Canton」，是一代香港 Disco 重鎮，每星期七晚，加上每周六、周日推出下午時段「Noon D」，他四出邀請國際知名 DJ、歌手、音樂家到香港演出，令一代香港年青人為之瘋狂。本地代表有張國榮、梅艷芳、Beyond 樂隊；英國的 Pet Shop Boys 在 1989年雖未有正式在香港演出，也曾跟 Andrew Bull 情商借來場地排練。

他一方面透過「Canton」帶來國際最新音樂潮流，培育一代香港青少年音樂品味、娛樂文化，一方面透過舉辦演出，累積了豐富人脈。於是他2003年搬到上海定居，改為發展品牌宣傳事業，走過上海最光輝的年頭，現在又回到香港定居。

“ 當年 Canton 就是一個沒有 Instagram 的社交網路，或者說，Canton 本身就是一個社交網路。

—DJ Andrew Bull

周五晚上，Andrew 穿著「為人民服務」T-shirt，跟年青的英國侄子在文華東方酒店的房間準備。回到香港後，68歲的他以老帶新，每周五在文華東方酒店25樓「The Aubrey」舉行「Aubrey after Dark」派對，掛起耳機和侄子一起打碟。他的侄子向他展示一個朋友的 Instagram，原來剛好有朋友到了香港，正好叫他一起來派對玩。



Andrew Bull / T-shirt 68 25 The Aubrey Aubrey after Dark

「當年 Canton 就是一個沒有 Instagram 的社交網絡，或者說，Canton 本身就是一個社交網絡。你不必發信息問朋友要不要來，只要你來到 Canton，你就會找到你的朋友，認識到志同道合的人。」他說，Facebook 上有個 Canton 的群組，儘管不是由他開設，但也吸引了過5000名舊雨新知分享在 Canton 的回憶。「無論後來那些青少年成為大亨或醉漢都好，那時在 Canton 建立的聯繫仍然很強。」



專訪香港爵士樂團「翻騰三周半」：即興，在框架裏最自由地走動
[延伸閱讀 →](#)

當時那些年青人哪會捨得走？

—DJ Thomas

80年代的香港，凌晨時分，「Canton」的 DJ、酒保下班後不願走，會轉場到附近的酒吧 Malibu 繼續喝酒。DJ Thomas 當時就在 Malibu 打碟。

聯絡到 Thomas 的時候，他50多歲，在中環加州大廈頂層的「Faye」上班。當 DJ 嗎？頂著一頭金髮的他搖搖頭說，前幾年心臟有問題動了手術，加上年紀大了，現在很少打碟，在「Faye」退居幕後，當音響工程師。

他熱愛駕電單車，Instagram 上照片多的是跑車英姿，外表看上去遠比實際年紀年輕。加州大廈位於蘭桂坊的中心，頂層可以盡收中環到九龍尖沙咀的夜景，他卻記得，年輕時香港還沒有「蘭桂坊」這個概念。儘管有幾間 Disco，但下班入夜後的中環比不上尖沙咀那麼熱鬧。「P場」就大把，他說。中環未有蘭桂坊時，靠的是業主出租空置樓上或地庫單位給派對搞手；私人地方辦派對不合法，有人投訴、警察來到，大伙就要撤退。

有音樂的地方，就有 DJ。1984年 Thomas 18歲，不懂得打碟，在尖沙咀一間酒吧當 barboy，酒吧就在今天 K11 Musea 的位置。他家裡的兄長有組樂隊，所以小時候就聽過一張張黑膠碟，都是歐西流行樂、搖滾樂的雜錦碟。他早出來社會，居無定所，在不同朋友的家睡幾日又搬走，有時醉醒，等了大半天入黑，又到酒吧上班。

他認識了幾個酒吧中的資深酒保，「酒保也有職級的，像一間酒吧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把交椅，都穿黑衣，我們都管他們做黑衣老大。然後第二把交椅跳槽，到廣東道的 Hot Gossip 當酒保，因為可以扶正，問我想不想跟他過去。跳一跳槽薪水也會上升，就答應下來。」他說，Hot Gossip 位於

今天馬哥亨羅酒店的位置，「以前整個尖沙咀都是酒吧和 Disco，夜深還有非法賽車，賽車就在廣東道那條單向道調頭。」



Thomas DJ /

Thomas 就在 Hot Gossip 踏上DJ之路，由夜更上班，一下子變成每晚通宵達旦。「那裡有個叫 Sam 哥的酒保教了我打碟，然後不久他又跳槽，到亞士厘道新開張的 Chigago 當酒保領班，我便跟隨他跳槽，同時在附近的酒吧 Malibu 當 DJ。」他專門跑凌晨3點到清晨6點的 DJ 時段，工作可以說全年無休，一星期七晚深夜打碟，月薪1500元，不算多，但加上酒吧正職也算不錯。

剛好 Malibu 附近就是著名的 Canton，Canton 的員工轉場到 Malibu，人客也轉場去 Canton。凌晨3點之後仍然有人的香港，今天看來難以想像。Thomas 笑了笑，當時那些年青人哪會捨得走？

安靜純樸的上海

1986年，Tommy 從香港坐輪船到上海。清晨的上海灘猶在霧中，身為 DJ 的他前一晚在船上打碟，歡度一宿後，揉揉眼睛，外白渡橋的鋼鐵橋身映入眼簾。本來預計公司派他到上海老錦江飯店的「碧麗宮」駐場半年，沒料到前前後後在上海待了20年，也意外參與編寫了中國改革開放後舞池、夜店與電子音樂文化的史前史。

現時60多歲的 Tommy 已經退休，也早於2007年移民加拿大。一次香港朋友的派對上，聽到 Tommy 說起以前當 DJ 的往事：24歲的他到上海打碟，那時候上海只有錦江飯店和華亭賓館有 Disco。錦江飯店開業於1951年，原址前身為猶太富豪沙宣的物業；1972年尼克遜訪華下榻於此，簽署中美邦交正常化的《上海公報》後，就在飯店喝茅台慶祝。而全中國第一間 Disco 則在北京的麗都假日酒店，1984年開幕。

相比之下，香港80年代的夜場紙醉金迷，蘭桂坊、灣仔、尖東各有重鎮；上一代蒲精必去的「Canton」、「Hollywood East」、「DD」各有捧場客。場地夠多，專業人員也多。「一開始我在新世界集團旗下的 DJ 公司 Manhattan Group 工作。當 DJ 是再後來的事，那時我主要剪片，Manhattan 在伊利莎白大廈的美式 Disco，與當時香港主流的英式 Disco 不同，玩 open DJ booth，要做表演，DJ 要跟客人一起玩。所以派對現場會有主題背景佈置，有音樂也有影片播放，有《星球大戰》、《奪寶奇兵》等不同主題。」

「本身對音樂都有興趣，有時見到那套當時價值可以上百萬的專業器材，趁 DJ 不在偷偷打碟，他回來問我在幹什麼？我笑著回句，玩玩而已。」Tommy 說。



Tommy

DJ

1986年，上海錦江飯店的場地需要 DJ，Manhattan Group 派了一個 DJ 過去沒多久，那個 DJ 因為不習慣上海的生活回來香港。Tommy 自告奮勇代替他，上司著他要機靈點、表現好點，酒店投資方管理場地，而他們提供 DJ、音樂和場地設計概念。

“他們騎單車到民居巷弄看看，原來天氣熱的日子，家家戶戶門窗大開，人就直接在家門前睡覺，沒有人敢打劫盜竊，很安全。

以前 Tommy 對中國大陸的印象只有小時候跟姐姐到廣州探親時，吃的那碗肉絲湯麵和許多乞丐，上海更加是從未去過。抵埗上海後，他在錦江飯店上班也在那裡住，飯店房間是英式設計，還有個封起來的壁爐。公司津貼吃喝住宿，每4個月搭船回港一次放一星期的假。

在飯店，Tommy辦了許多個「第一」：第一個上海的聖誕派對、萬聖節派對、穿上服裝扮鐘樓駝俠，一把假刀插在背上打碟，客人都看不明白，但仍陶醉地隨節拍擺動身體。上海是個大城市，鄰近的蘇州、杭州、無錫人都會來上海打工；而在上海唸書的日本人、中東人也是座上客，有時日本人說錢不夠今晚不來了，Tommy 乾脆出錢請他們喝酒。沒什麼本地人，當時在地上海人還是在浦東耕田，本地人的生活作息和民風仍然純樸。第一次回港休假時，在酒店認識的大陸小伙子小李見他要走，送了他幾個哈蜜瓜，又送了一對他一直想買的「前進牌」球鞋。

「上海灘、十里洋場，還有李小龍電影中那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黃浦公園，是我實在來到上海前的印象。上海很舊，日間只要留意街上的地攤隨時尋到寶，四五十年歷史的 Omega 錶，他們當垃圾，賣很便宜的。」

當時 Tommy 打碟最晚只能打到凌晨1點，晚上的上海安靜得很，他和酒店的小伙子提著啤酒，騎單車來到黃浦公園，整個公園只有他們。小伙子見 Tommy 新來報到，之後又帶他騎單車到民居巷弄看看，原來天氣熱的日子，家家戶戶門窗大開，人就直接在家門前睡覺，沒有人敢打劫盜竊，很安全。



Roxy Tommy1997

Roxy

Roxy

酒精與舞池，循環的夜

在酒店工作，工資也比外邊好。像小李以前在工廠上班月薪80元人民幣，現在領的是400大元。Tommy 愛古物又愛聽掌故，在街上找伯伯閒聊，聽到不少文化大革命往事，又覺得公司包吃包住，方便儲錢，就一直在上海工作。

第一日上班，上一任 DJ 仍在，卻對他擺擺手，我不上班，今晚你自己來。Tommy 看了場地亭台樓閣式設計的油紙窗一眼說，我不懂呀，什麼都未上手。對方卻只是擺了個要抽煙的手勢。他後來才知道，通常留學生都有大麻在手，有些還是新疆出產的，小小錢就能買到磚頭般大小的貨。

“用音樂推高氣氛，讓客人跳舞、瘋了似的大叫，但不能長期太 high，不然他們沒空喝酒。

—DJ Tommy

「當 DJ 的成就感來得很快，當你見到派對客人都沉醉音樂中跳舞，你就感覺好像跟他們一起飛起來了。」Tommy 說。「我把在香港的那一套方法搬來上海，一開始8點到11點，要不應客人點歌，要不打最主流的曲風，他們愛聽外國搖滾的話，Pink Floyd 我也可以打。12點後人少了，就打自己喜歡的電子樂風，House 是我最愛的曲風，後來也有 Techno 舞曲。」他說當 DJ 一定要懂各種流派的歌，別人問起什麼歌一定要懂；也要打自己的歌，潛移默化拓闊他們的音樂品味。

「一晚一場派對的重點是，身為 DJ 你要怎樣控制好氣氛。用音樂推高氣氛，讓客人跳舞、瘋了似的大叫，但不能長期太 high，不然他們沒空喝酒。要兼顧這一點，就改用冷門一點的曲風慢慢讓他們渡過亢奮，走出舞池點酒喝。當然懂得的人都會繼續，上海人通常就坐在舞池外喝酒。」

後來港商北上做生意，上海 Disco 也多了不少香港客人。有晚12點後，Tommy 到台下跟一班香港人喝酒，他們點了200杯 Flaming Lamborghini，大叫一人十杯，「未飲完唔好講嘢」。香港客人最豪爽，各國留學生則最有活力，沒有錢點貴價酒，就一股勁在舞池跳舞，打到 Techno 舞曲時還即場 mosh，互相衝撞撞到東歪西倒。



Club

DJ

如此上海的夜循環了三年，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，當時公司叫停計劃，急召他和同樣在上海駐場的 DJ Thomas 回來。六四之後，Tommy 短暫在深圳一間 Disco 當 DJ，心心念念上海，最後還是回去了。辭職時，他還騙老闆說打算到泰國做生意，沒料到幾年後兩人在上海的 Disco 重遇，那個90年代經濟騰飛的夜上海，和香港一樣都是世紀末的繁華。

“上海人那時也變了很多，每次來到，新相識老相好總要問我，Tommy 有沒有什麼更厲害的音樂呀？他們很需要新的東西。

—DJ Tommy

1990年「新錦江飯店」開業，樓高43層，新址就在舊飯店的後面。1993年上海成立首支職業球隊「上海申花」，同年上海謝晉恆通明星學校（今上海師範大學謝晉影視藝術學院）成立，校長是名導演謝晉，趙薇是第一屆學生。Tommy 的90年代上海生活，由騎單車變成電單車，晚上遊走不同酒吧當駐場 DJ；同時也創業，投資者出錢開酒吧、Disco，他作為中介提供場地設計、管理和音樂服務。

「趙薇常常來玩，申花那些球員甚至晚晚狂歡，我都不禁納悶，你們是要怎樣踢球的呀？90年代香港人也來到上海拍戲，因為關錦鵬在上海拍《阮玲玉》，他們劇組有來玩，跟一個香港美指朴若木成了朋友，上海製片廠那些老前輩設計的佈景非常厲害，他讚不絕口。又說張曼玉、劉嘉玲她們心急想準時下班過來玩，一次 NG 都沒有。張曼玉來了幾次，之後直接跟我說，Tommy，unchanged melody，便走上來唱歌。」他一口氣說。

那時，張曼玉可以無懼狗仔隊自在地唱歌，是因為現場沒有幾個上海人認識她，大家可以玩得盡興，也不打擾彼此。香港的劇組雖然常常來上海拍戲，但香港電影對中國的影響力當年還是僅限於廣東省一帶，上海的年輕人面對更多的是來中國做生意、工作、讀書的外國人。也因此，他不時在 Disco 見到年輕的上海女子跟外國人成為情侶。

各種文化在上海醞釀又噴發，推陳出新。「上海人那時也變了很多，每次來到，新相識老相好總要問我，Tommy 有沒有什麼更厲害的音樂呀？他們很需要新的東西，外國人也不止於留學生，連專玩雷鬼音樂的酒吧都有了，很多非洲客人在派對起勁跳舞。」

直到1997年，Tommy 在浦東開設酒吧「Roxy music」，主打便是外國人客源。樓高兩層約200多平方米，澳洲工程師、德國測量師、美國人都是座上客。雖然假期一到，他們都會回國探親，但熟客一回到上海，總會第一時間來他的酒吧。他留了一個角落做 DJ 台，有時會在晚上打碟過過手癮。



Thomas DJ /

轉變：六四、歐美DJ進軍中國、香港DJ回蘭桂坊

1988年，Thomas 和 Tommy 一樣，經 Manhattan Group 安排到上海錦江飯店駐場，他記得錦江飯店是唯一一家用黑膠碟打碟的場，另一家華亭賓館只能用卡式帶打碟。黑膠碟打碟特別一點？因為世界各地唱片公司製作黑膠碟是限量流通，是你的就是你的了，甚至還有一種稱為「白版」的黑膠碟，是用作試壓唱片時製作的第一批唱片，數量有限，更加稀有。

同為香港人的 Thomas、Tommy 還有一名飯店廚師，同樣從香港搭船去上海，月薪9800元，亦是公司包食宿。Thomas 當時帶同外籍妻子一起生活，覺得在上海的差事也算輕鬆悠閒，老上海保留下來的巷弄、古蹟也多，日間他會帶妻子四處遊玩。

他說跟 Tommy 一起到上海，是第一波到大陸發展的香港人 DJ。如果一直留在那裡，可能早就發達，但他說不上很喜歡大陸的環境。

相比起 Tommy 一去上海待了二十年成了另類「老上海」，Thomas 則是真正的上海人，因為父親1949年前在上海成長，以後才來到香港發展，成家立室。14、5歲時，他跟過父親回上海，直接在酒店叫車，坐紅旗牌。由香港去廣州，坐火車途經廣西、杭州到上海，回程則搭飛機到啟德機場。

“ 那日我們坐麵包車往外灘碼頭，沿途上都是群眾，佔據了往外灘的路。麵包車在馬路緩緩開著，他們當中有些年青學生不斷拍打車窗，伸出手試著遞給我們傳單……

—DJ Thomas

「1989年5月的時候，其實我們雖然人在上海，所知的比香港人更少，消息都封鎖了。當時夏天天氣熱，上海有不少人會直接在家門前睡覺，那段日子卻完全不見人。」Thomas 記得，「深夜我和 Tommy、廚師騎單車到黃浦公園附近，會見到街上有些很簡單的街招傳單，提到北京有集會，有部隊之類的。即使一無所知，但那幾日氣氛安靜得太不尋常。」

6月2日，公司很快就叫他們返回香港。「那日我們坐麵包車往外灘碼頭，沿途上都是群眾，佔據了往外灘的路。麵包車在馬路緩緩開著，他們當中有些年青學生不斷拍打車窗，伸出手試著遞給我們傳單，氣氛很緊張，我在車上也有點害怕起來。」之後六四事件就發生了。

回到香港後，Thomas 沒有再回到上海。短短一年在上海的日子，不禁讓人好奇之後有誰接替他們當 DJ，Thomas 說，當時在上海的酒店助手小李，已經跟他學了一段時間打黑膠碟。許久以後他探聽到小李已經成為錦江飯店的要員。不過他記得小李學打碟時，不太能體會打碟的精神。

Thomas比劃了一下，小李打碟很死板，假設三首歌「A、B、C」放在眼前，他就直接順序由 A 打到 C。



1997 Thomas Hong Kong Club /

「不是這樣的，」Thomas 又打了個手勢：「flow 很重要的，隨現場客人的反應，氛圍變化，DJ 要隨機應變打出一種節奏，何時亢奮，何時低沉，隨心組合手上有的歌曲，細緻到從一首歌的某段跳接到另一首歌的某段。換言之，一個 DJ 每一晚打碟都創造歷史，永不會重複。」

那麼要有足夠豐富和多變曲風的黑膠碟，才可以支持 DJ 打碟？他點點頭補充了一句：當時 Manhattan Group 會定期派人在香港搜集、整理新唱碟，然後他當跑腿把新碟帶到上海。也因此，他後來才爭取到機會前往上海駐場。

香港人就成為了「港燦」，成了井底之蛙。2010年代有一班在大陸駐場多年的資深香港DJ，突然陸續被大陸以不同原因解約辭退……回到香港的他們，就依靠以前的人脈在蘭桂坊駐場。

—DJ Thomas

1990年後，Thomas 轉行做影片後期製作，此前在1985年到1990年之間，輾轉在上海和香港不同地區當DJ。1989年6月從上海回來後，他在沙田麗豪酒店的「Cosmo」跟一個外籍 DJ 和一個女 DJ 輪流上班，月薪6000元。

回望八九十年代那一段上海往事，他認為當時大陸其實並不預備 Disco 夜場、電子樂曲等文化進來，當時香港人北上的更多是設廠做生意，一直到90年代尾香港回歸之後，始有更多香港DJ北上，他們打頭陣；歐美等地的世界級 DJ 則於千禧年代透過經紀人公司仲介前往中國，在當地駐場或表演，帶來最新的器材，也培養了當地的新 DJ。中國的金主自然是重金禮聘，於是對外國 DJ 來說，中國就是一塊肥缺。這種中國與國際的直接聯繫，其實削弱了香港 DJ 身為橋樑的角色。

後來，「香港人就成為了『港燦』，成了井底之蛙。2010年代有一班在大陸駐場多年的資深香港 DJ，突然陸續被大陸以不同原因解約辭退，因為當時香港人有很多反水貨客運動，中港矛盾愈演愈烈。回到香港的他們，就依靠以前的人脈在蘭桂坊駐場。」

由1994年起，Thomas 兼職在蘭桂坊打碟，到現在三十年。為什麼要轉行剪片？90年代「卡拉OK」興起，廣告業又興旺，他就專門剪廣告、音樂錄像帶、電影預告片。「卡拉OK」流行起來，其實也影響了 Disco 的生意，直到90年代末，人們對「卡拉OK」的新鮮感減退，才又興旺起來。

音樂、影像創作在90年代猛然爆發，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，世界各地的潮流共冶一爐。各路場地都要 DJ，Thomas 一個人應付不來，漸漸做起了 DJ 領班，透過人脈把徒弟們派駐到不同場地，現在儼然已經是一眾蘭桂坊DJ的「師公」，但他擺擺手笑說，這幾年不再打碟，年青人都不認識自己了。



34 Hyphen

Disco DJ /

派對逐漸安靜

“原來刮碟的節奏，很自由隨性之餘又有那種只屬於我的部份，放入到播放的歌曲中，也是一種創作。

—DJ Hyphen

34歲的 Hyphen 在新蒲崗的工廈租了個單位，那裡有兩部混音打碟機，一部打黑膠碟，另一部是數碼化的，他只需要插入 USB 手指，打開當中過萬首不同風格歌曲，便可以開始一晚的表演。疫情之後，他多數從周四工作到周六，這是現時酒店、酒吧、Disco 的共識，不論生意好壞，盡量維持這幾日有駐場 DJ 打碟，吸引客人。

Hyphen 說，如果不找 DJ，店內純粹播歌，其實沒什麼氣氛的。「DJ 我們通常有幾種分類，打 Hip-hop 是一種，打 House 是一種，還有一種叫 Open Format，即是無限風格種類的意思。我入行之後一直都是打 open format。不同的風格，同樣可以帶動起現場氣氛。」

「18歲那年，本來在學校和同學組樂隊，母親以為我醉心音樂，便問我有沒有興趣跟舅父學打碟，我的舅父便是 Thomas。我還以為 DJ 是指電台的唱片騎師。」直至他到 Thomas 中環的 studio，見整幅牆壁都放滿黑膠碟，Thomas 叫他把黑膠碟轉錄，錄音器放在混音器上，播歌同步錄歌，然後轉換成數碼化格式檔案。

「僅僅錄音就花了三個月，錄到嘔，但是後來開始學打碟的時候，用手指刮碟的那個聲音，很好聽，我本來以為 DJ 都是播別人的歌，跟組樂隊、寫歌、表演相比來得間接，但原來刮碟的節奏，很自由隨性之餘又有那種只屬於我的部份，放入到播放的歌曲中，也是一種創作。」他說。

作為九十後，他自己及身邊朋友，活在一個更加數碼化的年代。打碟不必像以前黑膠唱片、卡式帶隨身，但電腦化也有問題。Hyphen 初出道試過打碟期間程式故障，電腦重新開機，一下子音樂驟停，全場客人、酒保、老闆都狐疑地看著他。

近十年串流影音平台盛行，比 Hyphen 再年輕的人都習慣聽 Apple music、Spotify 之類的平台，對 DJ 的影響不可謂不大。以前 DJ 是表演者，也是一種音樂品味上的先行者，DJ 熟悉的音樂風格

一定比普通人多。現在透過那些平台，所有最新的歌曲很容易到手，DJ 變相要鬥快，否則可能出現客人知道的某些歌曲，而 DJ 不知道的情況。另一方面，數碼化年代，DJ 入門門檻也降低了，現在的混音器可以讓人一目了然 BPM（每分鐘節拍數）。

然而當一名 DJ，最重要的還是用耳朵去聽，而非用眼看。

Andrew Bull /

疫情期間，Andrew Bull 回到香港，但是他在上海依然有物業，品牌活動業務也依然繼續。上海和香港同樣受疫情重創，而他只是本能地回到香港。他知道這幾年有很多香港人離開了，然而他視這次久別歸來，是第二次在香港的重生。他仍然想做些東西。

另一方面，他也見證上海在疫情期間，多間夜店結業，新一代的音樂品味改變了大陸夜店的生態。其中一個重點，便是抖音等 APP 帶來多首病毒行銷般的熱播神曲，以及年青一代重度手機上癮的狀態。

「我不是說我完全反對科技，而是在華人社會中，華人傾向與他人分享同一樣的想法和品味，說出『我和他們喜歡同一樣東西』，會令他感覺更自在。而不是說，這張黑膠唱碟只得我擁有，或者說我不要 House，不要 Hip-hop，只想聽 Techno。華人更傾向於問：其他人都喜歡什麼？」

他更在意的是，今時今日的夜晚生活形態，其實也反映了整個世界愈來愈沒有隱私。作為一個從極度重視隱私年代走到完全沒有隱私年代的老人，他發覺近二十年來已經沒有明星會去夜店玩。

在70年代，夜店是同性戀者大膽嘗試甚至抗爭的充權空間，他在半島酒店就曾見到 Gordon Huthart——後來蘭桂坊「DD」的老闆——冒著被人趕走的風險跟男伴跳舞。而且店內不能拍攝，拍攝者都會被人趕出店外，大家在那個空間中都可以毫無顧忌做自己。但隨著相機、手機鏡頭和閉路電視陸續現世，可以說今日的社會，個人匿名的空間與隱私已經滅絕。

他記得十年前入行，星期一到六都要 DJ 駐場，然後能上班的日子愈縮愈短..... 老闆深知，週一到週三請了DJ都沒用，根本沒人來。

90年代距今已經二十多年，昔日的不夜城，今天變得安靜。不禁好奇，現在香港仍有多少個專業 DJ？Hyphen 想了想，說學做 DJ 的人多，畢竟上網也有教學，要入門除了人脈，就只能找酒吧自薦；而能夠獨當一面的 DJ，在香港現時有大約100人。

僧多粥少還是粥多僧少？他記得十年前入行，星期一到六都要 DJ 駐場，然後能上班的日子愈縮愈短，由六到七日，變到今天專攻周五和周六，周四算 Bonus 的。老闆深知，周一到周三請了 DJ 都沒用，根本沒人來。

跟司機牌主走一趟，香港的士興衰之路：「市道差，以前態度不行了」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「所以今時今日找學徒也要出奇招。」Hyphen 幾年前跟朋友聊起怎樣吸引新血入行，貪得意到連登討論區發貼文，主題叫『現職 DJ，你問我答』，讓網民自由發問，他去解答大眾對 DJ 的印象。

「當然有不少人會追問，像 DJ 是不是很容易把妹，是否私生活混亂，女 DJ 是否虛有其表，靠身材吸引人眼球之類的問題，但我也留意到有些用戶認真問到打碟的知識。後來我集合他們在 Telegram 群組中進一步交流。十幾個人當中，現在有一男一女已經學滿師，開始當駐場 DJ。」

有次，其中一個學生跟他提起，親身看世界知名荷蘭籍 DJ Armin Van Buuren 演出時看到哭了。他不禁想，在一晚的一場派對中，DJ 到底是什麼角色呢？來到 AI 年代，AI 連寫歌也做到了，但是做不到人類抒發情感這回事。在派對中百千種情緒橫流中，DJ 就是那一個瞬間生滅的神，用音樂歡迎人們齊集此地，然後進入一個神思狂歡的世界。

|

DJ

/